

《三体》: 通俗并不妨碍关注“严肃”

◎ 刘志荣



《三体》这次得到雨果奖, 评奖过程虽说有些插曲, 也不必将此奖看得比诺贝尔奖还“纯粹”, 但却仍然可以说, 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 它标志着中国的通俗文学也在向世界一流水准看齐。这个事情, 其实比一般人所能理解的, 还要重要一些。严锋兄以前有个看法, 认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中国的纯文学写作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最好的作品, 已经和目前世界一流水准差别甚微, 但通俗文学, 却和世界水准有着巨大的鸿沟——我很同意这个看法。《三体》得到行内大奖, 可以弥补一下这个遗憾, 也可以让更多作者看到希望。

中国新科幻正在力图摆脱“通俗”的帽子, 这在我看来, 大可不必。“通俗”并不一定是个贬义词, 一般人喜欢看的, 就是通俗文学——能够做到大众喜闻乐见, 也是一种特殊的本领, 并

非人人可能。如果在此之外, 还有更深更广的内涵, 也可能被经典化, 耳熟能详的例子如金庸武侠小说, 并不因为其文类通俗而失去业已确立的经典地位。如果摆正自己的地位, 通俗文学依然大有可为, 并不一定非得跻身于在观念、内容、形式等方面都在进行探索的纯粹文学乃至先锋文学的狭窄领域——那种探索, 本来就是少数人的责任和义务。当然, 新科幻如果在观念、内容尤其是形式方面都进行了前沿性的探索, 也会成为高层文学的一部分, 但恐怕会大大降低特定时空内读者的数量, 有此雄心的作者, 得事先预估其中的风险。

通俗并不妨碍其也关注一些“严肃”的问题——当然, 关注的方式, 处理的复杂性和深度, 还是会与严肃文学有别。在这些方面, 《三体》仍然是通俗文学, 它之所以值得学者关注, 是因为它涉及到了某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当然, 处理得如何, 则见仁见智。

尽管属于“科幻小说”, 《三体》核心的设定和关注, 其实属于社会或政治领域, 只是它把对这个领域的一些基本设定, 投射到了广袤的宇宙时空之中。这部小说的出发点, 是很单纯的“科幻”问题: 地球人是否应该和外星人联系, 是否应该预先设定外星人的“善意”? 刘慈欣后来在采访中的回答显然更为周全: 我们应该对地球上的同类尽力推行谅解和善意(这已经很难), 却不能不以“最大的恶意”评估可能

存在的外星威胁——不能过于天真乃至蠢萌。但由此推广出来的“黑暗森林体系”这一“宇宙社会学”的“公设”, 却属于社会、政治领域, 也可能存在各种问题, 难免引起争议。事实上, 一谈到“宇宙公设”, 就已进入“道”的领域, 这是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领域, 科学在此并无优先权, 对我们一般人来说, 最好是承认对此一无所知, 从而多少能够保持开放性的态度。

黑暗森林体系, 有其洞见——尤其以业已了解的人类历史状况而言, 所以不能一概抹杀, 但能否推广为“宇宙真理”, 却大成问题。其基本预设, 可以说来自于一些现代性的流行观念: 在政治学上, 不会早于16世纪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假说, 在社会学上则明显受到业已废弃的19世纪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列奥·施特劳斯特曾对霍布斯的假说提出批评, 如果假定人只是追求肉体的自我保全, 进而仅追求技术发展以达到此目的并追求权力的扩展, 对于古典哲学来说, 这已经标志着我们丧失了基本的人性, 属于古典哲学家不再有兴趣讨论的问题。就对人的理解而言, 人首先恐怕是一种追求意义的生物, 意义问题没法单纯用技术手段化约, “意义人”要先于“政治人”, 更不用说“自然人”或“技术人”。事实上, 这也是今日社会学业已承认的基本原则——对《三体》的设定最有力的驳论之一, 就来自一位社会学背景、网名“风间隼”的学者, 他写到, 只要“是与人类一样有精神觉悟, 有自由意志的生物”, “‘宇宙社会学’就一定会涉及到意义问题, 绝对不可能用数学来解决。”

对此, 《三体》考虑显然不足。

不过, 即使纯粹从数学模型来说, 《三体》的设定恐怕也未见得自洽。“黑暗森林体系”可以看作设定条件下的“博弈论”的一个解, 但它是否“最优解”或“唯一解”, 恐怕并非不存在疑问; 还不说, 最初的设定条件: 两个公理和两个推论, 是否存在矛盾因而不能自洽, 也并非毫无疑义。“博弈论”问题的合理解, 关键在于如何达到“纳什均衡”, 由此如何评估“黑暗森林体系”的自洽性, 应该交给专家去处理。我们唯一可以提供的意见是: 力量和冲突(全面的战争状态)恐怕并非最优解, 遑论唯一解。如果推广到更复杂的系统, 问题也就更为复杂。我们知道, 霍布斯由“自然状态”假设, 推出的是一套整套政治理论; 即使天马行空的科幻领域, 刘慈欣非常可能受其影响的科幻大师阿西莫夫“基地”系列小说中的“心理史学”设定(本身受19世纪思想影响), 也并非如同“黑暗森林体系”那样暗黑; 事实上, 即使刘慈欣自己, 也存在矛盾——《三体》第三部中, 幸存下来的人类, 关注整个宇宙的命运时, 其所思所为, 也与“黑暗森林体系”并不相同。

当然, 《三体》的世界, 虽然瑰异壮阔, 却仍然是一个特定时空中的地球人的想象, 一些对基本原理的设想, 只能看作是这颗心灵的推测或“窥测”, 其非常有局限, 正不待言, 对此也完全可以进行心理分析乃至哲学分析; 而它涉及到的“死亡”和“虚无”, 正是最基本的哲学和宗教问题, 也是雅斯贝尔斯所谓500B.C.前后哲学突破的核心内容, 但这已并非这篇短文所可以探讨了。

新书推荐

《战争, 从海盗到机器人》
(美) 伊恩·莫里斯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作者为全球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这本书涵盖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进化生物学, 以及科技和军事知识, 讲述了令人毛骨悚然却又引人入胜的战争故事, 历数从海盗到机器人的15000年的争斗和暴力, 从原始社会到古代文明, 再到“美利坚帝国”。对15000年人类战争史的研究表明, 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如果我们以度过这一阶段, 那么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终结战争的梦想或许就可以实现。但莫里斯认为, 要想知道战争接下来要把我们带向何方, 必须先明了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本书无疑将永远改变我们看待战争的方式, 并改变我们在未来应对冲突的选择。对于那些认为战争是普世灾难的人来说, 这本书将改变他们看待历史的角度。

《写满字的空间》毕飞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是作者的第一部散文随笔集子, 写的是关于他生活、写作、阅读的记叙与思考。全书谐趣, 真挚, 思辨, 灵动。毕飞宇自述: 散文主要靠你和生活关系, 要去感受和判断, 它离作者特别近, 所以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它会将你全部暴露出来。我比较害怕这个, 所以散文在我眼里是比较可怕的东西。

《百年斯文: 文化世家访谈录》郑诗亮采写, 中华书局出版

陈绶谭谏洲陈家, 周景良谈建德周家, 赵珩谈襄平赵家, 吴欢谈宜兴吴家, 叶扬谈桐城叶家, 冒怀滨、冒怀科谈如皋冒家, 朱传荣谈萧山朱家。这些传承百年的中国文化世家, 在正处于转型期的流变社会, 仍然固守着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根本, 人才辈出。在“君子”已经不被视为人格塑造最高理想的今日, 仍然有这么一些人, 读诗书, 正德行, 守礼节, 知廉耻, 让世人看到犹存的古风, 也知晓我们当下应如何前行。

《京都古书店风景》苏枕书著, 中华书局出版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京都, 不仅风景迷人, 古迹众多, 散布于街衢的众多旧书店也往往令人流连忘返。自江户时代开始, 京都的书肆就成为京都风雅的象征之一。其间历经沧桑, 衰而复振, 终于绵延不绝, 滋养代代文风与学林。作者以游学之便, 一一寻访, 搜罗掌故, 渐渐和书店主人们由生分而熟络, 写下一篇篇生动有趣的随笔, 记录书店的故事和那些可亲可爱的人情, 感知岁月的流转在京都古书店留下的印迹。此外, 书中穿插诸多关于京都历史文化与风土景物的描写, 亦引人入胜。

《笔记中的动物》陆春祥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皆以动物为话题, 题材均选自汉魏六朝、唐五代、宋元明清之历代笔记, 如冯梦龙的《物性之愚》、陶宗仪《南村耕录》、彭大翼《山堂肆考·羽集》等等, 笔记中的动物大至如象, 小至蜜蜂, 飞禽走兽竟有五十余种, 虽挂一漏万, 也算披沙拣金。整本书广征博引, 趣味盎然, 笔调清新洒脱, 却意味深远。每篇配以手绘插图, 流畅的线条勾勒出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 有种质朴含蓄的古意。

雨的气息从哪里来?

◎ 杨绣丽

《雨的气息从乡下来》, 班美茜, 80后女孩的诗集。我看到了一汪清澈的星空、一际清新的田野, 我闻到了雨的气息……

她的诗歌如此清淡、自然, 有着让人不敢触摸的倾泻的光韵。她是从田野中走过来的女孩子, 在她的笔下, 有梨花、桃花、苹果花、蓝蝴蝶、还有老牛和公羊, 它们在春天的早晨或者夏天的暮色里和她对话, 她闻到了它们的气味, 听到它们的声音和呼唤, 她浅浅、淡淡地把它们写进了诗里, 没有浓稠的装饰, 没有妖艳的喊叫, 没有一切浮躁的雕琢。诗, 是白描, 是倾诉, 是均匀的呼吸, 她把“最纯净的心都藏在草木里”。那是她的草木, 故乡的草木, 诗歌的草木, 灵魂的草木。

她的那首“雨的气息”简直就是一首童真般的歌吟: “深夜。闻到雨的气息/从故乡来/想起/麦子的小蛮腰夭折了/屋檐下/有些人在怨天, 有些人在自省”。只有经过乡村生活经历的人才能写出这样朴素无华的句子, 写出乡村生活中那一片

青绿单调的雨水的气息, 以及其中蕴藏的生机。

如果单单在她的诗中读到一抹浅显的歌吟, 我想, 我还不是真正理解班美茜。真正的诗是骨子里的渗透, 是灵魂的撞击, 是思想, 是探求。张承志说“惟有诗的含蓄和内力, 能包容人们企图倾诉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是从表现手法、语言艺术方面去考量一个诗人才质的话, 那就不可能深入探求到对方的内心和灵魂。班美茜那首“谈到灵魂”撼动了我: “晚上, 一群大诗人在微信上/谈论诗歌/我在车间装弹簧/他们谈到灵魂, 我的弹簧晃了晃/他们不谈灵魂, 我的弹簧晃了晃/我看一眼手机, 再检查一下弹簧/有那么一瞬, 我的心摇晃得厉害/我担心, 我没有灵魂。”这首诗, 让我想起了班美茜身上的标签: 她是个打工诗人。她在车间里边装弹簧, 边写着诗歌。她在诗中诉说她的生活状态: “我们终日与一台台机器称兄道弟/加班, 加班, 无休止地加班/我们的爸妈今年六十大寿/我

们不能请假, 不能回去庆祝。”

班美茜, 她不是白领, 不是公务员, 她是个从乡村来到大上海的打工者。尽管她现在有了份不错的工作, 有着安稳的生活, 但是她曾经去收过废品, 去私立学校教过书, 还做过保安! 这是我从她的后记中所看到的信息。女诗人的身份和经历影响着她的创作, 就像郑小琼、就像余秀华, 因为郑小琼打工, 因为余秀华是农民、是残疾人, 她们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经历导致我们开始注意她们的创作。尽管, 她们的作品本身也是属于优秀的, 但是, 世俗的人好像必须非得通过这样的标签才注意她们的创作。这难道不是诗歌的悲哀吗? 我们应该要抛弃诗人外在的一切, 从文本到文本, 我们才能经历一场纯粹的阅读, 进入到诗人纯粹的生命体验, 看到她们的灵魂, 看到她们沉入在生活中的影子。班美茜的灵魂在哪里呢? 她还是一个轻浅的不谙人事的女孩吗? 她在努力捕捉生命中阴郁的光影, 那些深邃和忧伤以及丰富的东西, 进而完成一

种诗歌的使命。

是的, 诗歌的使命! 卡夫卡说: “作家的任务是预言性的”, “真正的现实是非现实的。”如果我们学不会从奇妙的艺术中寻求到一个通道, 把现实和内心架构起来, 把外象和灵魂连接起来, 那么, 我们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优秀的诗人! 就像班美茜自己所言的: “从前我总希望走出诗中‘小我’, 于是我写农民工的生活, 以第三人称的书写方式呈现底层农民工生活情感, 诸如此类的文字。我以为那就是走出了诗之‘小我’。现在我不这样认为, 开始注重的不是书写本身, 而是书写者的内心所折射的光影, 一切又从‘我’开始, 我就是一个世界, 一个宇宙。”这个宇宙就是她生活中的小美: 从乡村的河流、几声鸟鸣、几滴雨水, 到大地的大美和时代的思考。雨的气息从哪里来呢? 它已不仅仅从乡下而来, 它已经开始慢慢浸润到这个城市, 弥散在这个城市的肌肤里, 弥散在班美茜未来长长的生命旅程中。